



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

我们从这里祈想明日——生命化的教育

forum

保卫童年：

2002

关注我们的现状

n the

Future



福建教育出版社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在四十年前，我做中小学生的时候，图画、音乐两科在学校里最被忽视。那时学校里最看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图文、算术，而最看轻的是图画、音乐。因为在不久以前的科举时代的私塾里，画图儿和唱曲子被先生知道了要打手心的。因此，图画、音乐两科，在课程表里被认为一种点缀，好比中药方里的甘草、红枣；而图画、音乐教师在教职员中也地位最低，好比从前京戏里的跑龙套的。因此学生上英、国、算时很用心，而上图画、音乐课时很随便，把它当成游戏。

然而说也奇怪，在我所进的杭州师范里（即现在贡院前的杭州第一中学的校址），有一时情形几乎相反：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校内有特殊设备（开天窗，有画架）的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在校园内），置备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照当时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的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

这是什么原故呢？就因为~~我们~~学校里的图画音乐教师~~是~~学生所最尊敬的李叔同先生。~~李~~先生何以有这样的法力呢？是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能演话剧，能作油画，能弹贝多芬，能作六朝文，能吟诗，能填词，~~能~~能刻金石呢？非也。他之所以能受学生的崇拜，~~使~~使~~学生~~被看轻的图画音乐科被重视，完全是为了他的~~教育~~教育的认真，~~李~~先生的教育精神是认真的，严肃的，献身的。

夏丏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

丰子恺

“做一样，像一样。”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原故。

李先生一做教师，就把洋装脱下，换了一身布衣：灰色布长衫，黑布马褂，金边眼镜换了钢丝边眼镜。对学生态度常是和蔼可亲，从来不骂人。学生犯了过失，他当时不说，过后特地叫这学生到房间里，和颜悦色，低声下气的开导他。态度的谦虚与郑重，使学生非常感动不可。记得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夏木瓜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原来夏丏尊先生也是学生所尊敬的教师，但他对学生的态度和李先生不同，心直口快，学生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管，同母亲一般爱护学生，学生也像爱母亲一般爱他，深知道他的骂是爱。因为他的头像木瓜，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夏木瓜，其实不是绰号，是爱称。李先生和夏先生好像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李先生上一小时课，预备的时间恐怕要半天，他因为要最经济地使用这五十分钟，所以凡本课中所必须在黑板上写出的东西，都预先写好。黑板是特制的双重黑板，用完一块，把它推开，再用第二块，上课铃没有响，李先生早已

端坐在讲坛上“恭候”学生，因此学生上图画、音乐课决不敢迟到。往往上课铃未响，先生学生都已到齐，铃声一响，李先生站起来一鞠躬，就开始上课。他上课时常常看表，精密的依照他所预定的教案进行，一分一秒也不浪费。足见他备课是很费心力和时间的。

吃早饭以前的半小时，吃午饭至上课之间的三刻钟，以及下午四时以后直至黄昏就睡——这些都是图画音乐的课外练习时间。这两课在性质上都需要个别教学，所以学生在课外按照排定的时间轮流地去受教，但是李先生是“观音斋罗汉”，有时竟一天忙到夜。我们学生吃中饭和夜饭，至多只费十五分钟，因为正午十二点一刻至一点，下午六点一刻至七点，都是课外练习时间。李先生的中饭和夜饭必须提早，因为他还须对病发药地预备个别教授。李先生拿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来当教师，李先生的教育精神真正是献身的！这样，学生安得不崇敬他，图画、音乐安得不被重视？！

李先生的献身的教育精神，还不止上述，夏丏尊先生曾经有一段使人吃惊的记述，现在就引证来结束我的话：“我担任舍监职务，兼修身课，时时感觉对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指李先生——丰注）教的是图画、音乐两科。这两种科目，在我未到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这两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

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示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

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见夏丏尊所写《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

1957年5月14日写于杭州

（封面图：后现代戏剧导演朱莉·泰摩尔与《愚人之火》的角色在一起）

（本书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不能在收录前一一与作者取得联系，在此谨表歉意和感谢。请作者与本社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教育在线》网站(www.eduol.com.cn)福建教育出版社 (www.fep.com.cn)**永恒的老师**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视点聚焦·教育之声**话题:保卫童年:关注我们的现状**

- 丰子恺 1 孩子,孩子——关于自然与人生、学校和学习的随想(选)
- 村 夫 8 做儿童的对话者——从“9·11”后的中国基础教育谈起
- 林茶居 14 “优秀”班主任现象
- 摩 罗 18 童年终结者(选)
- 余 杰 21 保卫童年之一:期待制度变革的素质教育

人与事

- 李鸣君编译 29 小柴昌俊:最差生竟获诺贝尔奖
- 亚 周 31 梁文道的另类教育梦

报道与争鸣

- 果 零 34 学校图书馆 你该准备好了
- 陈初越 黄 娜 39 为了美丽开放的科学天空
- 孙 郁 47 略谈周氏兄弟的教育观
- 肖雪慧 50 不谈使命谈职责
- 黄 莱 52 美术类的学生应提倡写繁体字

学人论坛

- 郑金洲 54 变革课堂教学
- 黄世坤 63 点化逆反学生的艺术

课程研究

- 曾柏玲 65 放风筝(附:《放风筝》教学设想)

探索与感悟

- 许知远 72 以整个文明为坐标(外一篇)

- 杨小凯 77 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

自由交流

- 孙笑冬 83 夜宴:永别的仪式(外一篇)

- 余秋雨 88 突破的一年
- 域外观察
- 陈丹青 91 艺术教育
- 杜昱伟 94 墨尔本归来谈教育
- 路透 99 走进“诺贝尔奖工厂”
- 民间语文
- 张文质 101 2002年2月21日：在缅想中抵达
- 品书与观碟
- 蔡江珍 105 关于《随想录》的随感
- 于坚 110 从“雄辩”到放弃——读特朗斯特罗姆有感
- 孙绍振 116 精神气魄和笔墨的交融——评黄莱的国画
- 杜十八 119 真讨厌，“那生活那苦难”
- 特辑：朝花夕拾——先人的教育观
- 梁实秋 122 孩子
- 胡适 123 慈幼的问题(摘选)
- 林语堂 124 救救孩子
- 影响
- 刘再复 126 谁走在前面，就可以当我的老师
- 编后语



《明日教育论坛》编委会

名誉主任：顾明远 叶澜 朱永新 胡晓莺

主任：阙国虬

副主任：余文森 康长运 杨青楚

编委：王永 田慧生 叶澜 朱永新 李镇西

肖川 余文森 杨青楚 张家全 张文质

郑金洲 胡晓莺 顾明远 康长运 黄旭

焦晓骏 鲁亢 阙国虬(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编：黄旭

执行主编：张文质

《明日教育论坛》工作室

朱平 叶在贵 王广存 鲁亢

题签：顾明远

责任编辑：王广存

特约编辑：鲁亢

美术编辑：张旭良

未来的大学

康奈尔大学荣誉退休校长弗兰克·罗兹认为，未来的大学可能会沿着明显不同的道路发展。他提出未来的大学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不用管大学和不敢想大学。不用管大学就像一个庞大的、网络化的城市，研究人员、老师、学生和社团成员朝着不同的目标前进。大学雇用了各种学科的大量专业人员。现实的和虚拟的社团暂时在一个项目上互相合作，然后合作终止，转而从事其它有意思的工作。罗兹写道：“学校将成为一个富有挑战性、永不安宁、没有羁绊、不受约束、散乱和激烈的地方。”相反，不敢想大学似乎古板而乏味。它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中心使命的机构，出售或关闭一切“边缘”设施，包括博物馆、医院、剧院和广播电台。一些学术活动如法律服务、环境分析和卫生保健可能会成为服务性的公司。内部提供食物、住房、安全和维修等服务将变成由外界来提供。这样的大学将明确自己的使命，集中自己的精力，严格地遵循一条狭隘的道路。这样的学校是“一个经过仔细规划、治理有方、负责、财政状况明晰、墨守成规、内向但有点乏味的地方”。

【少儿：时尚的新的受害者】

时尚业将衣服的品牌能够界定人的社会地位这一观念灌输给大众，而幼稚的少儿则简单地模仿他们所看到的一切。这使他们早早地成为时尚的受害者。西班牙纳瓦拉大学的心理学家何塞·贝尼尼奥认为少儿中存在着强烈的跟随和追求时尚的倾向，是因缺少正确引导。就连一些父母也喜欢用各种时装来打扮自己的孩子，一些父母甚至为不能给孩子购买名牌服装而感到内疚。专家指出，事实上，这会对少儿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少儿长大后往往对时尚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认识不到时尚是一种文化的表现，是丰富生活的点缀，是表现自我的方式和一种娱乐的手段。他们只会将时尚作为判断人的社会地位的手段，并可能对时尚产生病态的依赖。“父母必须使孩子意识到，穿什么样的衣服并不是最重要的。”专家说。

【专业教育的危机】

《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不辞辛苦地转述了以下两则例证：一、花费10万美元，两年时间的MBA教育对毕业生未来的薪酬及职业前途并无明显作用。管理课程只对那些已具有管理经验的人才适用，言下之意，你别指望一个25岁的、一心要爬上高位的愣小子经过两年学习，就能对别人发号施令；二、即便是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受过训练，但“学生们在这里经过10个月的‘如何采访报道’的简单培训，就拿到了硕士学位，但这些技能在任何报社内都可以学到”。联系本国现状，许知远指出：“恰巧，我所在的公司又是一家报社，它吸引了一些来自各种著名与非著名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但我们却最终发现某些熟记‘5W’原则的新生力量们不会正常的写作，除了采访要素外根本不知道该问采访对象什么问题。”那些总是沉迷于技术性改革的行业是不会具备长久的生命力的。

▲我对中国的大学了解不多。但是据我所知，似乎他们中的一些已经达到世界水平，或者很快就会达到世界水平。

——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杭州“弦理论会议”期间答记者问

▲讲课的途中她出了几道题让学生做，之后，她又讲解了这几道题的做法。讲完之后，她说了一句：“请做对的同学扬一扬眉毛，暂时没做对的同学笑一笑。”这堂课讲得十分成功。

——一位随便走进乡村小学某班讲一节公开课的省特级教师

▲红红的火堆旁，雷小琴和姐姐忙着添柴煮饭，而弟弟雷小军借火光拿起课本大声地早读，清脆的普通话在村落中传得很远……

——摘自周浩澜《倾听山里孩子的希望》

▲多数大学老师，都是事先划重点，个别老师甚至漏题。现在的大学考试制度，更多的流于形式。

——清华大学的杨帆谈学生作弊的原因

▲欧洲音乐教育是深层社会教育的一个窗口。在欧洲，合唱是音乐教育的重要基础课程。但在国内却正相反。我们的音乐学校非常重视的是一些急功近利的东西——独唱、独奏，拿到国际上去获奖，然后学校就可以“耀武扬威”了。

——中国音乐学院合唱指挥教研室的教授吴灵芬谈国内儿童合唱现状

▲那些在年幼时较少接受系统教育

的儿童由于能够更多地唱歌、玩耍和与其他孩子接触而更可能结婚、投票和不进监狱。

——英国一个独立的智囊团认为幼儿过早上学有害

▲学生身高119厘米以下，其使用的课桌高度应为52厘米，桌下空区高度应为40厘米，椅面高度应为29厘米。学生身高在143至170厘米之间，其使用的课桌高度应为67厘米，桌下空区高度应为55厘米，椅面高度应为38厘米。

——民间人士建议家长“拿尺子量一量教室桌椅”的尺寸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一次失败却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发明。我真不想说实话。不小心把一种溶液倒入另一种溶液中，失败是成功之母。虽说如此，但现在想来，这好比是哥伦布的鸡蛋。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

▲这场战争开始前，我在上学。学校是在3月29日停课的，自从以军入侵以来，我没有见过我的朋友阿迈勒和奴塞赫。我只知道阿迈勒的哥哥被打死了。他20岁。他不是战士。

——里姆·萨利赫，15岁，巴勒斯坦女孩

▲你们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要用避孕套，而不要管那些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教。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跟青少年的公开电视对话中，语重心长地说

■村夫

孩子，孩子（选）

——关于自然与人生、学校和学习的随想

了这样一件不光彩的事。

最高的教育是心的教育，这种教育往往在自然中获得。它不需要语言的教导，却在心里落下了种子。

二

另一个小男孩，在学校是个出名的捣蛋鬼，常给老师惹麻烦。可是春游的那一天，却表现得特别乖顺。他不时地帮别的同学拎这拎那，还把自己的鞋脱下来让给过河弄湿了脚的同学穿，自己宁愿打赤脚。老师从来不问为什么。

三

在大人看来无意义的玩耍对孩子来说恰好是最好的教育。在玩耍中，孩子获得了世界的最初的经验，建立起他小小的个我和世界的亲密的联系。堆沙堆，攀爬树，打水仗……这些单纯的游戏使孩子们获得了远比在课堂获得的知识重要得多的东西。只是大人和老师一直不承认。

甚至连母亲对孩子的态度也是暧昧的。她要孩子去玩，却又要孩子玩得不快

一个小孩，从小就喜欢自然。在自然中，他感觉一切都是友善的。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观看树呀，花朵呀，纷飞的蝴蝶呀。在一次放学的路上，他看到路旁的灌木丛里有一个小鸟窝，鸟窝里有一只刚生下不久的小鸟。他好奇地端详着这只小生命，直到它的母亲回来，他躲到一边看它给它的孩子喂食。从此，这只小鸟就成了小男孩的心事。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他老惦念着小鸟的母亲是不是回来给它喂食了，它母亲不在的时候，它是不是平安地躺在鸟巢里；每天他都要去看望它一两回，有时他还为小鸟带去一些米粒或者几只小虫。每次去探望完蹦蹦跳跳地回来，他都会感觉到特别高兴，山在他的眼里像是更加绿了，天也变得更加蓝了，它们仿佛都在向他表示着亲切的爱意。

然而，在学校就不同了。挤挤搡搡的同学中就充满了恶言恶语和暴力，他为这感到难过。有一次，一个同学无缘无故地打了他，他一下子脸涨得通红，为他的同伴的粗暴感到羞愧，仿佛是自己干

乐。有例子为证，当孩子玩得一身泥巴脏乎乎地或者衣角被树枝挂破了回来，她就要骂他。她本来是要为她的孩子叫好的：孩子，你玩得真尽兴啊，这样的玩才叫真正的玩。

四

孩子在发现自己的时候开始了成长。当一个小孩说：“我在我身上带着。”大人不要说这是句废话；而一个小女孩坐在床上捏着自己的胳膊自言自语：“我在这。”她的父母不要说她是个“傻姐”。一个孩子经过最初的一段懵里懵懂的过程之后，他发现，他的脚会走路，他的眼会看，他的耳会听，和他相对应的是一个充满色彩和声音的活生生的世界：没有没有东西的眼睛，也没有没有声音的耳朵。他在发现自己的同时发现了和他有着神秘联系的世界。一天，一个男孩跟我说，他的一半在外面。

有一天，他和我到外面散步，看到街上人群匆匆忙忙地来来往往，惊奇地问：“他们在跟什么赛跑？他们会跑得过它吗？”——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五

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当孩子一走进学校，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就被剥夺了。其中最宝贵的就是活生生的生活的气息，这是他们的生命赖以成长的最重要的东西。从中他们会渐渐体味到世界的广大和深奥，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内心和世界汇合了。

这里，生活的气息就包含着这些幼小生命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其中，他们在东奔西跑手舞足蹈大喊大叫中亲证自己的生命，感受到他们生存的世界的奇妙，这正是他们日后领悟更高生命的初始。而没有比后者更能端正一个人的行止了。

学校却追求人的平均值，把人的个性切割成一般大小才是完美的。人们把教师歌颂成“园丁”，在这一点是说对了，他的职责不是浇水培土，更多的是拿着大剪子在修剪着个性的枝丫。

六

童心那没有心计没有目的的预设没有功利的想法，不管你怎么说它简单，说它脆弱，单凭孩子们的欢笑和举动，纯然出于天性，就足以使大人钦羡。上帝给你人生仿佛先给你好的，然后给你不好的，看看你在成人的负累中能不能挣脱。从这个意义来讲，童年就像一盏明灯。然而我们有许多人，在尘世中浮沉着，怀想起童年，有一种在黑暗中隔岸观灯的感觉。我们知道，我们许多即便是快乐也是不纯洁的。

人们是如此缅怀童年，有什么理由不给孩子一个完全的童年？

七

有许多人抱怨现在的孩子没有责任感。然而，在一个人建立起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之前，首先，他必须对自己的生命、对自身的人格负责。缺乏后者，前者是不可想像的。而后者，它不来自于外界的训导，更多来自于他和外部世界建立起的亲切、友善的关系，他作为个体存在的生命和这世界达成的和谐统一。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很美妙的情感在幼小的心灵里被激发了出来，他感觉到生命的美好，他有了人格的尊严，他才有着对世界的责任。

在时时对孩子们唬着脸、摆着一付高人一等的架式、“尊严”和“真理”都在老师那一边的学校里，孩子们为了克服障碍而损伤自己，把自己的人格打成碎片，这人格的碎片永难期望得到整合，你怎能期望孩子们有责任感？

人们有理由反问，物质主义泛滥、充满功利思想的社会对孩子们负责了么？教师对孩子的人格和尊严负责了么？

八

泰戈尔晚年在孟加拉办了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让孩子们光着脚在草地上奔跑，爬上树坐在树杈上读书。我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看到他穿着白色的长袍和孩子们围坐在一块宽阔的草地上朗读诗歌。他深感到他的学生时代的痛苦：学校不具有世界的完整性，它只是一种为授课而做的特殊安排，这种安排形成的模式，逼着孩子们要去承受教育这个剪裁部门的尺度的管制。因而他让孩子们在自然中玩耍和学习，让他们生活在一个活生生的存在的系统中，培育万物的亲切感，从自然生命中去认识真理，从而心灵得到最全面的发展和自由。他说：“孩子都喜爱泥土，他们全部的肉体和心灵，如同鲜花一样渴求阳光和空气，他们从不拒绝来自宇宙的要求与他们的感官建立直接联系的持续邀请。”他认为，孩子们的脚掌不应被剥夺教育，而这种教育是自然免费供给他们的。当一个以教育家著称的校长来参观他的学校，看到一个孩子赤脚爬上树，坐在一根树的树杈上读书感到吃惊和厌烦时，他解释道：“童年是一个文明人一生中惟一可以在树枝和客厅椅子之间作出选择的时期，难道因我已是成人不便这样做就应该去剥夺孩子的这种权利吗？……我知道，在这个实际世界上，鞋子是要穿的，道路是要铺设的，车子是要使用的。然而，在孩子们受教育时期，难道不应让他们懂得，世界并非是客厅，而是一个诸如自然的东西，而他们的肢体之所以被造就得如此美妙，正是对自然的一种回应？”

九

当现代学校强调软件和硬件设施建设时，从来都没有想到自然是一种免费的心灵教育的最好设施。有人说，那样会赶不上现代化时代的步伐。另一些有识之士则认为，我们不是生活在天地之间吗？难道那些滋养着我们的生命的美好的情感和思

想不就蕴藏在阳光雨露和自然的一草一木中吗？人是自然之子，有怎样的教育比自然的教育更隽永？有怎样的现代化可以脱离开自然的精神？如果真的脱离了，那样的现代化一定是疯狂的。

城里的孩子只有在春游的时候偶而对大自然睁开了一回眼，然后便关上了。他们很快又被领回了学校。

+

一个男孩数学成绩很好，他所在的班级却是个差班，有几个留级生，调皮捣蛋，不肯读书，还带坏了其他同学。班主任是个女教师，整日板着脸，她需要这种表情来训导她的学生。训导的内容之一就是以男孩为榜样，她表扬男孩勤奋学习，态度认真，让那些差生反醒自己。

其实，男孩数学成绩好，跟老师表扬的毫无关系。他说他仅仅喜欢数学，数学让他看出事物中隐藏着一种东西叫做数，这些数躲在事物的背后，好象在捉迷藏似的，但它们总能融洽地在一起。虽然它们在阻拦、隐匿，但你总能用一种方式发现它们。他喜欢数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隔壁位是一个老想找他碴子的留级生（他有时用脚踢他，有一次还把他的笔盒摔到地板上）。男孩坐在他身边有点紧张，为了消除紧张，他就让自己沉浸到数的游戏中去。当然跟老师的表扬也有点关系，老师的表扬虽然他也没怎么高兴，但让他的隔壁位瞧他的眼神又嫉妒、又自卑。虽然他有时还借故寻衅欺负他，然而他知道它的原因，这让他高兴。

在同学眼里，他是老师的一根“标尺”，同学自然不会喜欢他。他知道甚至老师也不一定喜欢他。男孩是数学科代表，有一次他到办公室送作业本，看到女老师和另一个男老师在高声调笑，竟然看着他叫不出名字来。她不懂得男孩数学好的原因，正如她不懂得数，只懂得加减乘除一样——这从她教学刻板的语调中可以看出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男孩和他的老师之间的距离，可以看出女教师和她的学生之间荒谬的关系。

十一

人置身于一个存在的系统之中，爱是它的基本要素。阳光照耀大地，泥土培育万物生长，人和自然甚至连呼吸都彼此依存。这种宇宙的精神植于事物的中心，它使万物充满生机，是人类生生息息繁衍下来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一些科学家抨击达尔文的学说是邪恶的学说，他怎么能无视这广大的真理？

应该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不是绞肉场，不是从外部让孩子们看到竞争的残酷而投入心力交瘁的肉搏；恰恰相反，应该让孩子感受到这是个爱的世界，在爱和关怀中感到生命的美好，从而从内部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拥有这种美好的情感去

为世界做些什么？

十二

应试教育的弊病在于把千千万万的孩子往一条小胡同里赶，在胡同的尽头矗立着一座“象牙塔”，仿佛在那才有生活，在那才能讨得生活（其实随处都有生活，只是看你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在攀爬这座象牙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孩子像蚂蚁一样掉下来了。攀爬上去的人多少得到了一些补偿，不管怎样，他们获得了有用的文凭和较好的职业。没有爬上去的孩子没有得到这些，而且丢失了他们的童年，以至使他们走上社会目光都是恹恹的。

现在有一个很响亮的“素质教育”的口号。但是，不管你有怎样眼花缭乱的举措，如果教育者没有对生命的更高的领悟，对人生没有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它同样是表面化的、不可想像的。

十三

有一个稍大的孩子在一篇作文里写了一件童年的趣事：在她很小的时候，常常替妈妈买酱油，去店铺要走过一段长长的凹凸不平的石子路。有一次，妈妈在煎鱼，叫她快点去买些酱油回来。店铺的阿姨给她盛了一碗满满的酱油往回走的时候，问题来了——她不能看路，她看路的话，她的双手捧着的那碗酱油晃荡着，老想从碗里跑出来；而她不看路，她又不能让自己走得快一些。正当她在石子路上慢慢挪着步，想着妈妈在家里焦急地等她，她急得都要哭出来的时候，路旁的小弄里跑出来一个年轻人，跟她说：“嘿，小姑娘，你的碗漏了！”她猛然把碗翻转过来看，接着“哇”一声哭了……

这个天真、稚气可掬的故事很快让她的老师在她的作文本上写上了“立意不高”的评语，她同时得到老师的忠告：“以后要写有意义的事情。”

教育、教学当然是要有意义的。然而什么是有意义的？是不是每件事都要有一个明确的道德指向——比如拾金不昧、助人为乐——才有意义？一朵花的开放有没有道德范畴的含义？汉字是极富表现力的文字，孩子们却越学习，越不喜欢表达，没有几个学生会喜欢写作文，语文教师面对这么荒谬的事情却不会发笑，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十四

不难看出，我们一些学校让孩子的美好天性和外界处于对立之中，它们让孩子们的内心发生不调和的“内战”。屈服于压力的学生成为缺少思想的吸纳知识的工具，以便日后在现代文明这部巨大的机器面前派上用场。而另一些孩子则用恶作剧和粗暴来反叛这个世界。

任何孩子的过错都可以从大人身上找到原因。不要动辄喝斥他们。如果你能微

笑地面对这些孩子，你对人性就会有一个透彻的理解，你的教育观就掉转了一个方向。

十五

有一个孩子在阅读一篇现代小说，对小说中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理解。那篇小说描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预先埋伏在岸边的盟军的一个战士看到几个德国兵过河来，他怎么也不忍心下手开枪。他一直问我，他为什么不开枪？我跟他说，那个年轻的德国兵在来打仗之前是不是也喜欢鲜花和孩子的笑声？是不是也喜欢歌德的诗和柴柯夫斯基的音乐？现在家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母亲——或许还有一个亲爱的妻子——在等他回家？他只是被希特勒卷进了那场战争，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是作家对人的生存境遇、对战争与人性的新的思考。

现在有许多孩子对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和平主义思想不能理解。他们奉行的是从大人那沿袭下来的“以牙还牙”的思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成了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信条之一。在一个孩子因另一个孩子打了他一下而他也用拳头狠狠还击了他的时候，你必须费很多口舌才能让他认识这是错的：打人是不是野蛮的行为？他打你你也打他是不是用野蛮的行为来对付野蛮的行为？忍让是不是一种更难做到、更需要心灵的力量、更能体现你的勇气的美德？

十六

萧伯纳说，贫穷是万恶不赦的。我则倾向于认为，在不是穷困得交不起学费的前提下，孩子们可以从贫穷中学到许多东西。这里面象是存在着一个自然的喻示：一个人生下来本来就是一无所有，你必须在一无所有中建立起什么。贫穷可以让孩子直接接触到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和生命中许多真实的东西，给他们直面困难乃至苦难的忍耐和坚毅，以及担当起以后他们自己的人生的勇气和能力。

有人说，财富是一个金笼子，富人的孩子在里面被喂养着，因而他的生存能力遭到人为地扼杀。说得并不是没有道理。

十七

如果把学习放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可能是对孩子们的学习的拯救。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不是学习？什么东西不抵达你的心里？如果一个人对生命抱着虔敬的心。

如果教育者把自己置于无知的状态，那可能是对教育的拯救。和学生平等地对话，一起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孩子的精神就会在学习中成长。另一方面，教育者难道不会从中获得教益吗？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高级中学

做儿童的对话者

——从“9·11”后的中国基础教育谈起

“为了孩子要保护好地球的生态环境”，是全球性的话题；“让每一个儿童都受到教育”，是发展中国家的难题；“倾听儿童的心声”，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主题。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提出“9·11后”这样的话题，目的正在于寻求一个特定的、超越一般的政策框架的、也更有助于透视教育问题的话语场域，而不仅仅是在时间的意义上使用它。站在新世纪的土地上反思中国教育问题，应该有一种“海纳百川”、“壁立千仞”的宽宏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就像著名作家张炜说的：“对于世界，我们要有大的想法。”

所以我首先说的是，教育要关注儿童的安全尤其是儿童信仰的“安全”——在我看来，这是所谓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要义。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但局部的动荡和潜伏的危机仍旧是可怕的，“9·11”事件更说明了国家在信息时代是极其脆弱的。“居安思危”，依然是我们时刻都不能淡忘的。而“居安思危”的第一个立足点应该是：为了儿童。让我们“杞忧天人”地设想一下：中国如遭受核打击。无疑的，最大的受害者肯定是中国，这种“受害”不仅仅指死亡，更意味着他们将从童年开始就要以一副受过核污染的躯体度过一生。教育不可能给予人以抵御一切军事打击的盔甲，但它可以给人团结的精神和超越自身局限的力量。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种精神和力量常常是最终致胜的法宝。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这种“看得见的稍微一联想就能意会的危险”还不是最可怕的，儿童的安全问题事实上正在经受着不知不觉的威胁——我说的是信仰的安全，精神的安全，灵魂的安全，它们正处于西方以信息为主要方式的文化殖民之中——而这才是最让人噬心的危险。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50年代就认为：“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还有一位美国战略家说过：“高明的宣传对人的影响应该让人认为是自己在作出选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力度已越来越大，形式也越来越多，手段也越来越隐蔽。尤其是美国，“9·11”事件将促使它在文化殖民上更加“义无反顾”，在这个事情上，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无疑是最大也是最有价值的“殖民地”。我们还必须看到，“和过去殖民时代所不同的是，殖民者通过暴力摧毁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现在新的文化殖民主义是通过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没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对其他民族的灵魂实行‘安乐死’”（沈根林《失衡的较量》），同时在其他民族精心培植他们的思想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

准则。很显然，作为也是精神上的“弱势群体”的、成长中的儿童，在西方的“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是最为不堪一击的，也是最容易被“改造”的。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任何形式的教育的首要前提是：让我们的儿童有一颗“中国心”；也就是说，要让民族信仰在儿童的灵魂里面得到永久的保持。当我们的儿童拥有了这种坚固的信仰，便意味着他的内心已筑造起一道永恒的精神防线，他的灵魂才可能是安全的。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安全也才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但警惕并不等于仇恨。所以我要说的又一个意思是：教育要远离仇恨和偏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因为仇恨，人类自身及人类文明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以至于让人怀疑人是为仇恨而生为仇恨而死的。就像今天的以色列，已经从昔日仇恨的受害者成为仇恨的暴君。当我从电视上看到饥饿的阿拉伯儿童面对以色列的坦克时那种仇恨的目光的时候，内心的疼痛真的是无法言表。当然，这是现实教会了他们仇恨，但一代接一代的教育也常常是通过“仇恨”达成的。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阿富汗的小学四年级算术教材里就有这样的血淋淋的题目：“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子弹的飞行速度为每秒800米，一名圣战者用这支枪瞄准3200米外的一名俄国士兵的前额，那么子弹将在几秒后击中俄国人？”

那么中国呢？举一个普遍的例子：在我们的教育里面，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美德”——我不知道教育者把它用来教育儿童的时候是怎样解说勾践内心的仇恨和复仇后的快感的（或者是忽略不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日本鬼子”、“洋鬼子”、“美国佬”诸如此类特定年代的特定称呼依然在人们的口中代代相传。“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话一点没错——我们不能忘记曾经的耻辱和“仇恨”。问题是我们要客观，要公正，要分清“政治家”和“人民”，要剔除“以恶还恶”的内在企图。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的言说和书面表达当中，日本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常常是被“鬼子”化的，内心的狭隘和偏见可谓根深蒂固。我们都已经知道，“9·11”那天晚上，在中国的一些大学里面，不少所谓的“爱国青年”通宵达旦举杯欢呼。作家张炜的质问掷地有声：“谁能说‘9·11’和自己无关？”他还说：“我们并不缺少有知识的聪明孩子，我们缺乏的是富有责任感和同情心的孩子。”

是的，“全世界的成年人不要让孩子们为成人的错误付出代价。”（安南语）前不久，还在以色列炮火中的阿拉法特接见国际作家访问团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这句话让作家们深感意外，更是让我深深体悟到为什么有人会说中国的教育仇恨太多，偏见太多。

“教育要远离仇恨和偏见”的另一层含义是，教育要以真善美的方式追求真善美的目的，也就是说，教育即真善美，其基本向度是：指向自我的价值感，指向人类世界的责任感，指向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使命感，指向他人的同情心。而这些正是作为“人”的所谓的“人性”的全部内涵。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

丁·戈迪默说过：“我们（指作家）对世界的影响在于使这个世界更富于人性。”这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什么是“教育”，即教育的目的在于使这个世界更富于人性。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都应该是教育的核心问题。正因为“9·11”的缘故，这一并不新鲜的问题的重新提出显得更为迫切。

因为片面迷信“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的教育越来越简单化为“知识教育”：“从知识开始，到知识结束。甚至所有教育学的理论思考、价值追问、技术设计，都是围绕‘知识’的传播和应用来进行的。”（见拙作《人文教育，作为一种“呼唤”》，载《明日教育论坛》2001年5、6期合刊）有人提出：“用智慧统率知识。”但仍然无法解决知识成为破坏力的可能性存在。所以我认为要用人性统率知识，用真善美来统率知识。失去了人性的规约和引领，失去真善美的净化和提升，知识将成为灰蒙的知识，冷血的知识，残忍的知识，恐怖的知识，死亡的知识。“纳粹”是我们的反面教材，“法西斯”也是同样，“恐怖主义”也是。

但我们应该看到，“人性”也好，“真善美”也好，这些本应为教育题中之义的“活力元素”，在我们的教育框架里面一直是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的。其突出表现是，儿童的心灵世界长期被漠视甚至被回避。虽然我们把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但那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出发的——从技术范畴的“心理学”到人性范畴的“心灵”，显然还有很长的距离。对人的成长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不是他此在的生活，不是他拥有的知识，而恰恰是他的心灵，他内心的信仰。一个人可能在生活世界里屡受挫折，在知识世界里遭遇重重困难，但只要他的内心有温暖，有光辉，有方向，有“神”，他就能够一次次奇迹般地站立起来。教育界有一句很流行的行话：“让教育焕发生命活力。”其前提正是对儿童心灵的充分关注，正是要“倾听儿童的心声”。

教育即真善美，因为教育面对的是作为完整生命体的“人”。所以教育要把儿童当“人”。这是我要说的又一层意思。“倾听儿童的心声”之所以成为众多中国人最为关切的三个问题之一，是因为大家已经意识到我们的教育一直是无视儿童的存在的，或者说，我们的教育一直是把所有的儿童当作“一个儿童”。一个最残酷的事实是，在中国的“教育学”（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暂且不论）体系里面，从来就没有关于“儿童”的命名，有的只是“受教育者”、“教育对象”、“学生”。“儿童”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常常是以文化化、概念化，甚至是技术化、物化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以本真的生命状态。我们总是事先设定——儿童应该怎样成长，应该怎样成才，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按照这样的规划实施教育。儿童就这样在教育实施之前便被修改为教育价值上的“人”了，作为“儿童”意义上的人的儿童就这样在教育里面失落了。而且，这种“失落”早已经成为一种现实“魔障”，时时在暗示和规约着教育决策者以及儿童的思维制订和颁布关于儿童的教育政策，时时在暗示和规约着教育者以非人的方式实施着人的教育。这样层层相因，儿童们也逐步忘记了自己是儿童，逐步忽略了自己的真实成长。其结果常常